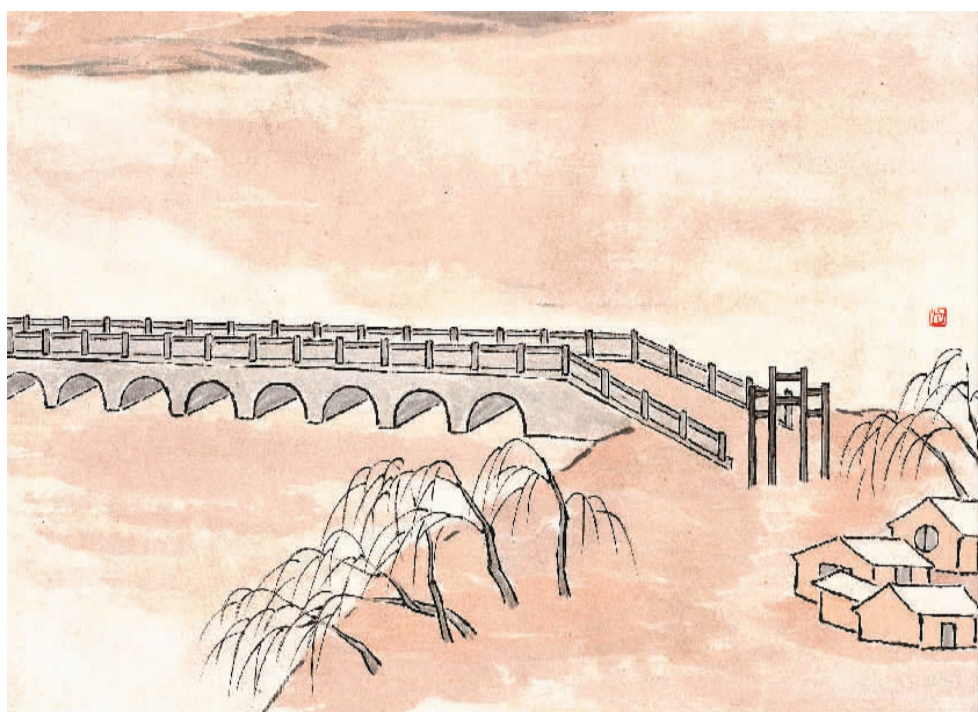


齐白石作品亮相北京、米兰——感受中意文化的共振

本报记者 赖睿



借山图之十 (蒲桥风雪) (中国画)

齐白石

中，意大利观众曾见到过齐白石的艺术作品；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一次走进齐白石的艺术世界。齐白石没有忘记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忽视他所在时代的现代性。同样，这场展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当代新型的展陈技术，让欧洲观众了解到中国书画的诗意与维度。

文明的相合与相通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满园青青百草同——齐白石的跨时空对话之一”展则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入手，试图以齐白石为主体，展开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满园青青百草同”是白石老人的诗句，极富生机趣味；若将其联系到对人类文明的表达，也有几分相合之意，可理解为寓意着人类文明的相合与相通。在这场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齐白石和意大利艺术家作品的对比，理解两国艺术家对自然生灵、家庭亲情、游历成长、诗画相映等主题艺术表达的相通与不同。

展览并列呈现了齐白石的画作与意大利考卡雷利插图抄本，以展现中国艺术与意大利艺术在表现自然方面的异同以及蕴含在自然生灵之中的文化寓意。齐白石以“一花、一草、一虫”描绘宏观世界，并在其中融入对生命的感悟，包含了中国艺术的寄情之味。而在14世纪的意大利，由热那亚的考卡雷利家族赞助完成了一部以美德和恶行概念为主题的插图抄本，在页面边缘和字里行间布满了各类具有道德寓意的昆虫图案。两国艺术家皆以手中画笔为自然生灵赋彩、造型，并赋予它们不同寓意，如齐白石画“蝴蝶飞蛾”，寄托家国之思；考卡雷利插图抄本中的蜜蜂，则象征着纯洁。

中意两国文化传统各异，但在重视“家族”观念方面又有着共性。齐白石的《上学图》来自画家对童年求学的一段回忆，齐白石将儿时祖父送学的温情回忆寄情笔端，写尽了祖孙间的深情。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的笔下，描绘了祖孙相互依偎的温馨场景：老者略显杂乱的白发和膨大的酒糟鼻，与小儿卷曲的金发和细腻光洁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别具写实效果。祖辈与儿孙之间的亲情，在中意两国艺术家的笔端缓缓流淌。

中国有句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中国或欧洲，人们都认为远游可以增长见识，提升文化涵养。展览以齐白石的《借山图》与18世纪意大利画家帕尼尼的《古代罗马》为例，介绍这种贯穿于东西方的成长方式。齐白石曾饱览祖国山河之美，结识了很多文人墨士，品鉴了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历代名家真迹，自此眼界大开。他将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新誊绘，浓缩成一部《借山图》。而在16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一股将年轻人送往古典艺术和文化源头——意大利游历参观的风潮，以此巩固各类古典教育的成果。“壮游”之风由此诞生。为了保留“壮游”期间的记忆，游历者往往在返乡前订购描绘意大利风景的画作。这类作品不仅写实，更蕴含了人们对古典历史的想象与赞美，以求在意大利风景中寻得欧洲精神文明的根源，《古代罗马》便是其中的代表。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过，“画如此，诗亦



上学图 (中国画)

齐白石



老者与他的孙儿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 (意大利)

然。而中国宋代文豪苏轼曾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评价王维，“诗画同源”之说由此大兴。可见早在千年之前，无论中西，诗与画的造境就已不谋而合。展览关联了齐白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一方面呈现齐白石深厚的诗文修养，另一方面展现意大利诗歌艺术的魅力。齐白石与但丁相隔600年，身处完全不同的国家与时代。二人皆爱诗、写诗，留下了意趣隽永的诗篇。一位是中国的画者，一位是意大利的诗人，他们的爱人、思与家国之志，他们的智慧通达与人生寄语在展览中铺陈叙写。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的智慧常常互有相通。北京与米兰两地的展览，不仅让中意两国观众看到了中国传统绘画之美，看到了中国文化之前，也看到了人类智慧之光。

以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画传统

高勇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主办的“云梦之境——陆永安艺术展”日前在京举行。展览共展出画家自2014年以来创作的油画作品32幅，显示了其日臻成熟完善的艺术语言。陆永安是当代用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画传统，并体现中西方文化传承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51年生于上海，年少即师从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等名师大家，1981年赴法留学。经林风眠推荐跟随赵无极学习绘画，并担任其助手7年，深得赵无极艺术精髓真传。为潜心研习，成名后的陆永安曾选择度过一段长达20余年的隐退生活。2012年，怀揣着对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视觉审美研究的积累，他重返画坛，以一系列作品打通了中西绘画艺术，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

本次展览分为“梦之余”“时空”“遐想”“致敬”4个篇章，展示了陆永安在融合中西艺

术审美方面的实践。其中“致敬”篇章，汇聚了多幅艺术家以油画手法表现心中东西方艺术大师绘画意境的作品，比如《从董源到塞尚》。“作为宋代三大大家，董源、李成和范宽是宋代中国山水画的鼻祖；而在西方，塞尚是现代绘画的开创者，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看色彩。”陆永安说。循着这一线索，观众还可以看到《向董源致敬》《向范宽致敬》《向李成致敬》3幅作品以及《向塞尚致敬》《向马蒂斯致敬》《向莫奈致敬》与《向梵高致敬》系列作品。“我想让人们看到我们东人的思想和意象，是在色彩方面与当代绘画艺术进行很好链接的。这是此次展览一个很重要的表达。”陆永安说。

展览采用了数字交互场景与油画作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绘画艺术的魅力。



时空 29.04.2017 (油画)

陆永安

纤维艺术「编织」大千世界

刘杨

万千丝缕的纤维编织在一起是怎样的形态？且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在第四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上，十几个国家的60余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缓存在/Being Theoria——第四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呈现出一个由近百件作品缔结而成的广阔纤维世界。

展览现场，艺术家们从个人体验与理解出发，表现出纤维艺术连接、温暖、柔软、繁茂等多重意蕴。安·汉密尔顿的新版《线型》缠绕不断；施慧的《书非书》《一千年以后》打通了地空通道；Raqs媒体小组的《贝塔尔/不规则韵律》将增强现实“编”进真实；爱丽丝·凯特通过合作参与创作的《缝一棵树》蕴含着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平衡；阿萨杜尔·马克洛夫的《一边，一线，一空间》穿梭于不同时空与文化线索；康斯坦萨·皮娅的《奇谱：前西班牙时期电子纺织计算机》研究传统印花奇谱上的符号及绳结系统与当前二进制编码系统间的相似之处；伊万·罗斯《风景》昭示了可见风景之下不可见的网络世界；毕蓉蓉的《再编码——纹样》试图重建内外部关联；黄燕的《俯仰之间》试图让思维在“俯仰之间”无限伸展；周雯静的《生产/符号》中亲手缝制的3米宽25米长帆打动了很多观众……“常规”不断被打破，纤维艺术“编织”的大千世界让人惊叹。

“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在前沿创新作品展示、大型展览策展布展、跨国艺术家群体交流等层面影响巨大。此外，该展正积极地改变着大众对于纺织品的传统概念，表达了纤维艺术想要跳出固有定义的决心。”参展艺术家、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艺术学院纺织艺术教授爱丽丝·凯特说。

本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总策展人刘焯表示：“我们希望经由纤维抵达艺术，以‘缓存在’为本次展览的主题，是试图把艺术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缓存在’，不确定、不明确、未定义的存在。”

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看来，纤维艺术并不只是一个特殊的

艺术类型，它首先是一种方法，一条道路。从自然界的奇妙构造中，纤维艺术家们发掘出一种微观世界的建构性，引申出一种对于物和物质生成的独特理解。“纤维艺术的根本在于编织，那是从一根线中演化出整个世界的冲动和能量。对纤维艺术的实践者来说，所有事物，都是以其特定方式编织、缠绕、堆积、链接、蔓生而成的形态建构。”

据悉，展览期间，《八卦、结绳、书契——文明起源与纤维艺术》《（奥德赛）中的编织神话，或侃侃洛佩的“兵法”》等系列讲座从东西方文明源头讲起，对“纤维之为世界观”这一议题展开了探讨。

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联合浙江美术馆举办了“首届纤维艺术三年展”，以见证人类文明的“织物”为主角进行艺术探索，向传统手工艺表达敬意，并探索当下新媒体、新观念、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多样化艺术表现形式。如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已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纤维艺术领域的重要品牌。



一边，一线，一空间（纤维艺术）
阿萨杜尔·马克洛夫（保加利亚）

诠释写生的意义

闻逸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璞心逐梦——韩玉臣油画写生作品展”在北京与观众见面。展览分为“梦想萌发与艰难自学”“浓郁深切的太行情结”“倾心描绘多民族风貌”3个部分，展出韩玉臣油画写生作品80余件，呈现了艺术家50年来的写生之路。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韩玉臣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画笔记录他身边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从70年代中期的太行农民，到80年代烫起卷发的青年女性，再到新世纪开始走向小康生活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牧民、茶农和歌手，这些形象的捕捉，以平凡人的生活面貌折射出一个国家50余年的历史巨变。

这或许就是写生的意义。50年来，韩玉臣的写生足迹遍及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他在与当地老百姓的沟通中，了解到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特点，同时感知了他们纯朴率真的精神世界。这种感知转化为他笔下的人物与风景，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切与朴实。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本次展览策展人尚辉认为，韩玉臣坚持油画写生的意义，还在于对绘画艺术本质的回归，因为只有通过眼睛的观察以



甘南楞本刀吉 (油画) 韩玉臣

及眼与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机制，才能真正在画面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造型形象，所有的艺术再现都在本质上区别于了凸透镜成像的再现，而这也是绘画的趣味与意义。